

逃婚女



0022605

吕中山 著

HEILONG JIANG RENMIN CHUBANSHE
TAOHUNNU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与人民共振 和时代同步

——《逃婚女》序

戚贵元

神州大地奔腾着改革的大潮，北疆沃野洋溢着创作的诗情。新的人物，新的思想，不断涌现。多彩的世界，沸腾的四化建设，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改革、开放的十年，在文学创作上也是出人才、出成果的十年。一支由老中青组成的有创作力的文学创作队伍，正在逐步发展壮大；一批具有黑龙江特色、展现改革开放时代风貌的作品，陆续推出。其中，就有即将和读者见面的《逃婚女》。

展读《逃婚女》，给我一个突出的印象是：这些中短篇小说虽然表现的题材不同，塑造的人物各异，但大都具有较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比较浓郁的生活气息。无论是驰骋在无边草原上的骑手，还是出没在风波里的打渔人，或是穿林海跨雪原的老猎户，无不展现着北大荒人那种粗犷、豪放的特点，具有阳刚之气和拼搏精神。从中也可以看出作家的艺术追求和审美情趣。我是喜欢这种昂扬的调子，偏爱“大江东去”这种艺术风格的。

吕中山，黑龙江人对他是不陌生的。这位工人出身的作

家，跻身文坛已经有三十个春秋了。星移斗转，随着时代的推移，与他同时踏入文林艺海的不少工农兵作者现在已经从文坛上消失了，而中山同志却能笔耕不辍，保持着较好的创作势头，这是难能可贵的。这其中的奥秘，我以为首先和他有正确的创作目的，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分不开的。中山同志搞创作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也不是为了“玩文学”，更不是“向钱看”。他执着抒人民之情，为普通人塑像。赞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是贯穿他作品的主旋律。他深悟德国诗人歌德说过的“文学阵地上陈列着许多无名阵亡者的尸体，他们死亡的原因各不相同，却有一个相同的致命伤，那就是他们都脱离了自己的时代和人民”这段警句的真谛。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激情，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走正路，和时代同步，与人民共振。其次，他得益扎根在人民群众中，有较丰厚的生活积累。“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生活之树长青”这些至理名言，我认为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一个作家如果脱离了人民，没有生活积累，他怎么会写出有生命力的作品呢？有了生活，才有作品。有了作品，才有作家。中山同志靠长期的生活积累才能保持良好的创作势头，这是熟悉他的同志一致的结论。再次，他得力于个人的勤奋。中山同志是非常勤奋的，多年来，他始终没有从事专业创作，繁忙的行政领导工作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锲而不舍，紧跟时代前进，不断地从生活和文化新潮中汲取养料，提高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向文学殿堂迈进。他的创作与全国著名工人作家比虽称不上成绩斐然，但是在我省实属佼

佼佼者。

事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作为一个凭着顽强毅力自学成才，在文学园地耕耘三十多年的作家，中山同志也面临着文学大潮的洗涤和改革开放以及各种文艺思潮的挑战，原有的创作路子和对生活的认识，也同样面临着更新。要达到一个更新的层次，仍需艰苦努力，我们期待着他的创作不断有所突破。



吕中山，1934年生于河北省三河县。五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30多年来，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话剧和影视文学脚本近百万字。曾出版过小说集《新芽》、长篇科幻小说《摘星人》和电影文学剧本《大雪歌》等。他的作品有较浓厚的生活气息和较强的地方特色。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理事。

目 录

逃婚女·····	1
奥伦沟风雪·····	42
空中飞人·····	94
烧吧，烧了好！·····	115
晴天雨·····	129
来，快敬个礼！·····	146
途 中·····	157
美化生活的人·····	171
首 长·····	177
白银河上的风·····	181
基 石·····	189
脊 旱·····	200
阳光下·····	208

逃 婚 女

—

夏天，草原城市是美丽的，城市里的花园更美丽：一片片小草嫩绿，一棵棵大树枝叶茂密，一簇簇丁香花儿粉红粉红的。这里的一切都让清晨润湿的空气滋润着。

这座花园坐落在毛织厂大门的对面。它给这里的人们增添了不少色彩，带来了诗情画意。不论是幽静的早晨，还是繁闹的晚上，纺织工们常来这花香扑鼻、风景如画的地方散步、读书、谈心……不管男人女人，还是老人孩子，每次路过这里，总要放慢脚步，看看这里优美的景致。

东天边刚刚发红，宽阔寂静的大街上，路边的灯闪烁着微弱的光，天

空还飘散着湿漉漉晨雾时，休班的青年织毯工刘秋影就大步流星地走过来。他扬起胳膊看着手表，心里想：“离夜班下班还有五分钟了，来不及了！”他抬手拉了拉头上快要颠落下来的新帽子。

刘秋影穿着新灰毛料裤子，新白汗衫，新黑皮鞋。打扮得好象要为新郎当傧相一样。今天是星期六，照着他的惯例，每到这天，他总要去厂门前等她——织毯女工徐春梅，约会这一天的游玩地点、时间和内容，甚至连去外面吃不吃饭，都要商定下来……现在，他来到工厂大门东侧，东张西望地看了一会儿，便悄悄地影在大石柱后面，等待着春梅下班。

一阵阵有节奏的机器声，引起了刘秋影的思绪。他仿佛看到车间织女们在织机旁忙碌地巡回着，紧张地看着机台……

“呜——”汽笛声长鸣，响彻天空。机器声沉默下来，末班工人下班了。刘秋影探头朝厂门里望着。在洒满阳光的工厂院里，欢快地走出来一群群青年男女。仨一群俩一伙的女工，背着不同颜色不同样式的挎包走出门来。突然，他在人群中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快步走来。她摘下头上雪白的无遮帽，一面拨弄着黑发上的落毛，一面解开雪白围裙抖着灰尘。刘秋影从大石柱后面跑出来，笑嘻嘻地叫道：

“春梅！”

徐春梅收起雪白围裙，一愣神，抬头望去，她看清是刘秋影时，忸怩地一笑。她发觉有几个织工姐妹在跟前，不好意思地收敛了脸上的笑容，装做生气的样子，狠狠瞪了刘秋

影一眼，说：

“别闹！”

刘秋影和春梅约会心切，根本没顾周围环境，更没有察觉春梅情绪上微妙的变化。他仍然笑嘻嘻地跟在她后面走着、说着。

春梅稍高个子，匀称身条。她把围裙搭在胳膊上，露出色彩和谐的连衣裙，走一步裙子一“扑打”，仿佛要抖掉什么似的。

刘秋影在金灿灿的阳光下，目不转睛地望着春梅。她健美、迷人，好似花园里一朵盛开的鲜花。刘秋影看着看着，感情沸腾，心醉了。春梅迈着欢快的脚步朝前走着，秋影在后面跟着，谁也没有说什么。当他们来到穿城而过的海拉尔河大桥上时，他俩都站住了。春梅手扶栏杆，俯身朝下望去。他们的脚下响起了哗哗的流水声，金色的太阳，照在水面上，万道霞光。春梅向四下里看了看，见织工姐妹走远了，才说：

“我——给妈妈做早饭去！”

徐春梅妈妈是厂里老织毯工人。她年迈体弱，双目失明。春梅爸爸也是毛织厂的老织工，他技术高超，曾多次被派往国外。这次他援外出国时间较长，已经有二年零五个月没有回国了。春梅妈妈一个人在家，心情有些烦躁。懂事的春梅便时时刻刻观察着妈妈情绪的变化，想方设法照看好妈妈。

刘秋影对春梅的心情并不理解。他以为徐春梅的心还没有全部交给他。就象云雾遮掩的山峰，时隐时现，使他难以捉摸。每当春梅拒绝一次约会，这种疑虑就加厚一层，就象

云雾凝聚成了阴云。今天眼看春梅又要走，他皱着眉，眼睛一“骨碌”，上前一步，拦住了她的去路。他缩起袖口，指着春梅的鼻子说：

“说话要算数，今天再不去呀，我就……”

前天秋影和春梅说定，星期六出去玩一玩。以往他们的约会，常常因为春梅有事而失约。所以这次约会，刘秋影早早来厂门口等她。

春梅今天也是诚心诚意想赴约的，只是见刘秋影这般心切的样子，想故意开他个玩笑。她想要跑开，可刘秋影站在她面前象一面墙，不好脱身。她闪动着两只大眼睛，心生一计。她“嘿嘿”地笑着，往东边远处望了望，猛地转过头，往後一甩辫子，脸色严肃，装出惊慌的样子说：

“你看，那边来人了！”

刘秋影忙把双手收回来，顺她的眼神望去。仔细地看了又看，并不见有人来。他还没寻思过味儿来，春梅躲过他的阻拦，挥动一下白围裙，跑远了。

刘秋影知道上了当，赶忙跑过去，追上春梅。抓住了她的手，央求着说：

“你说，今天咱们到什么地方玩儿呀……”

春梅喘着粗气，闪动着一对大眼睛说：

“到银河滩。”

银河滩是这一带有名的游玩场所，有划船的和游泳的去处，更有一些风景。

刘秋影听她说去银河滩，咧开嘴乐了。他从上衣小兜里，摸出两张去银河滩的船票，举在春梅眼前晃了晃，笑嘻嘻

地说：

“你看！”

徐春梅睁大了眼睛，一面看着他手里的船票，一面抿着嘴笑微微地问：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这地方？”

刘秋影脸上露出奇妙的神色，没有出声。其实，他衣服兜里早就准备好各种各样的游玩票证。有电影票，有花园票，还有各俱乐部的票……只要她说出来要去什么地方，十有八九他就会把什么地方的票拿出来。讨她的欢心，投她的心意。

春梅拿着去银河滩的船票看了看，一个男人这般细心，使她感动了。她高兴地说：

“好，先到家告诉妈一声，咱们就去！”

徐春梅和刘秋影说着笑着，走进一条宽阔的大街。这条大街夹在两行树木之间，伸向远方的草原。他俩来到街口，往东拐了一个弯，来到一个院门口，走进了熟悉的院落。院里是俄式的平房建筑，加上新建的红砖房，拥挤拥挤，住着好几户人家。虽然院落非常窄小，但院墙却是一片浓绿，爬满了豆角秧。

他们拉开房门，屋里空无一人。春梅忙喊：

“妈”！

春梅妈在厨房里，听到女儿的喊声，象从梦中醒来。她感到她的身子好象飞了起来，自己飘到空中，她想抓住什么东西，但抓空手了。她紧闭着双眼，感到自己在旋转。她坐下来，说：

“噢，小梅回来了！”

春梅跑进厨房，她怔住了，双目失明的妈妈坐在方凳上，手里拿着一把挂面，侧耳听着铝锅里“啦啦”响着的水声。水快要开了，细碎的水花从锅底冒上来。菜板上放着切好的香菜，切碎的黄瓜，还有稀释过的芝麻酱。妈妈仅凭着感觉在做冷面，这是爸爸在夏天最愿意吃的饭。可是，现在爸爸却远离家乡，身在国外……热恋中的春梅对妈妈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她真想象电影上的人那样，去拥抱妈妈。可是厨房太小，两人挤在这里就没有回转的余地了。这个天真活泼的姑娘，只好抑制住自己的感情，把妈妈领出厨房，说：

“妈，秋影来了。你陪他坐，我下面条。”

当春梅将三碗冷面端进屋来的时候，刘秋影早就急得坐立不安了。他皱着眉头，盯住春梅，意思是催她快点走！

春梅一直在观察妈妈的举动，她看妈妈挑面条的筷子微微抖动着，迟迟不往嘴里送……春梅的心颤抖了，两只眼睛涌出了热泪，她在心里呼喊：

“爸爸，你知道妈妈在惦记着你吗？”

春梅在收拾碗筷的时候，悄声地向跟在她身后的刘秋影说：

“秋影，今天我不能去玩了，我得陪妈妈。”

“什么？”刘秋影茫然若失的样子，使春梅差点笑出声来。

刘秋影心情不快地走了。

春梅和妈妈谈笑一阵之后，忽然间，好象想起来什么，便拿着书本，跑出房门。一面跑一面跟妈妈说：

“我要到盛师傅家去一趟。”

二

盛师傅是这厂的织毯能手，是毛纺织技术全能。厂内外同行中，一提起盛师傅没有不知道的。今年他五十来岁，但看上去还挺年轻，满头黑发，一对明亮的眼睛，紫红色大脸盘，他高个头，身材有些发胖。盛师傅看台织毯时，巡回操作，十分灵敏，脚步轻盈，手疾眼快。他在全车间织工中，无论产量质量，总是名列前茅。又因为他思想进步，风格高尚，连续几年被评为劳动模范。最近车间新安装一批无梭织毯机，很多织工都使不惯。可是，盛师傅认定这是纺织新技术，便苦心钻研，很快掌握了新技术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当盛师傅站在崭新的无梭织毯机前面，车间很多织工都自动围到机台前，象看戏一样，看他织毯操作表演。他那双眼睛，总是看着毯面上的花纹，他那双灵巧的大手，一会儿摸摸这儿，一会按按那儿，随时随地排除机台故障。鲜艳夺目的大花毯，往下织着，毯面上的花红红绿绿，一朵接一朵往下卷着。五颜六色的车间，被从宽大玻璃窗射进来的阳光一照，更显得盛师傅精神焕发，满面春风。春梅站在无梭织毯机前面，看着盛师傅的熟练操作、高超技艺，心里敬佩。人家这么大年纪，对新技术接受这样快。织工们都知道，他每天在八小时外，还常常废寝忘食地拿着书本学纺织原理，有时有人请他下棋、打扑克……他都一一拒绝。使人感动的是，他有这大声誉，看台织毯更认真，操作一丝不苟。春梅站在盛师傅机台前看着，完全被盛师傅的操作吸引住了。她

离开妈妈，到盛师傅家里是要向他请教，学习无梭织毯的新技术。

盛师傅家在厂子北面，两栋家属楼中间的一间偏厦子里。春梅头一次来这里，找来找去，拐弯抹角，才找到这个光线暗淡、空气污浊的地方。她站在偏厦子门前，正要敲门时，突然听到屋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吵闹声。春梅赶忙把敲门的手收回来，在这进退两难，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她听到屋里的声音愣住了。

那个女人的声音，充满着埋怨和痛苦：

“行了！我不跟你受罪了！打肿脸装胖子！哪有象你这样的人，分配你新房不住，非要住这偏厦子。就你一个人能把国家困难全担了？前年你让了房，我没吱声，去年你让房，我没说啥。一而再，再而三，你还没完没了啦？哪年都有无房的小青年结婚，这么让起来，你一辈子也别住大楼……”

一个男子汉的声音：

“别吵了！别吵了！这次咱不让房子了，还不行吗！这次咱一定住上高楼，让你心满意足，怎么样？”

那个女人的声音：

“你看看，人家厂长让一次房，那个宣传劲儿，又登报又广播，又照相又录音。什么吃苦在前呀，享受在后啊！什么从自己做起呀，是党的好干部呀，好党员哪！那些词儿都上来了……你呢，你都让了三次房子了，谁知道啊？有的人千方百计走后门，请客送礼要房子。可你倒好，把国家给你的房子，又‘让’出去！让出去房子，闹个好光彩，出出名字，还合得来，可没人理你！图个啥呢？”

一个男子汉的声音：

“你胡说些啥呀！让房子也不是为登报出名啊！”

“我这不是向你说了吗，下次一定不让房了。”

这男子汉的声音还没有落，房门“哗啦”一下敞开了。春梅看着门里的盛师傅，一时不知说啥好。

盛师傅见春梅站在门外，忙笑着说：

“啊，春梅来了。你看，让你妹子闹的，我……”

春梅拘谨而慌张。她羞羞答答举起手中的《纺织学原理》说：

“我是来学习的……”

盛师傅见她要学无梭织机新技术，非常高兴。可是，房屋太窄小，只有八平米地面，连放桌子看书写字的地方都没有，这使得盛师傅很为难。本来他自己学习看书，都要到图书馆去，何况今天还有客人呢。他看了看春梅，望了望屋里破烂东西，很勉强地说：

“进屋来坐吧。看我这屋太不象样子。”

春梅朝房门里望去，见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趴在床底下，在认真地写作业。他那圆圆的脸蛋儿往上一扬，脑瓜正碰在床板上。这个床上面还落着一层床。她刚才听了那女人的说话声，现在又见到屋里这么窄小，不由得对盛师傅又产生了一种更深的敬意。她眼睛里含着泪花，悄声地说：

“不进屋去了。”

盛师傅听春梅这样说，便轻轻点点头说：“也好。”于是，他转过身，穿上蓝外衣，戴上帽子，走出房门，笑着说：

“走，咱到花园里去学……”

盛师傅和春梅面对面地坐在花园里一棵大树下面的石桌旁边。

春梅将书本放在石桌上，翻开书页……

三

刘秋影二十六岁。十多年前他爸爸妈妈被人诬陷为“里通外国”的“特务”，在浩劫中死去。扔下他这个可怜的孩子。从那个时候起，他很少和同龄的孩子在一起玩，更不愿意见人。他整天没有笑容。有时自己呆呆地坐着。一坐就是半晌。有时竟忘了吃东西。当时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在爸爸妈妈被害时，惊吓造成的。在这期间，是他爸爸的老朋友春梅的父亲，见这孤儿流浪街头无人照看，便把他收留抚养。粉碎“四人帮”以后，为刘秋影父亲平了反，并送他去纺织学校深造。据说在学校学习期间，他心情很好，和同学们有说有笑。可是，一次因为有人谈到了他父母被害，突然，他脸色苍白，那双眼睛呆滞，神志不清，低着头，久久地不动一动，不说一句话。好半天也不眨一下眼睛。后来经医院治疗，神志才清醒，学习期满，又经春梅父亲的活动，才回到了工厂，当了织工。从此春梅和秋影在工作上有了接触，在感情上也建立了联系。

现在，刘秋影又怎么能不想约春梅呢？他来到银河滩，象失了魂似的。早晨那股欣喜若狂的劲头，跑得无影无踪了。他独自一人坐在河堤的石阶上，把衣兜里的各种票券掏出来，一张一张地撕掉。他无限惆怅地望着河滩风光。

星期天的银河滩，非常热闹，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这

里好玩的地方不少，好看的地方也很多。要说最适合谈情说爱的地方，还算是通往花草甸子的那条曲曲弯弯的小河沟。这条河沟两旁是柳条丛。一对对恋人在这僻静的地方，驱舟荡桨，轻声慢语。

那个星期天，刘秋影不也在这里轻轻地划着小舟，春梅坐在船上，他们驶着船在柳条丛的间隙里穿行，不时地飞起他们的欢声笑语。春梅脱下鞋子，把脚丫伸到河水里，来回搅动着，使平静的水面漾起一片涟漪。小船在沙滩上搁浅了。刘秋影仍然用劲儿地划着。

这时，春梅把连衣裙往腰间一掖，猛地往下一跳，投入河水中。然后，她拉住船头，使劲往河心里一推，小船闪电般地向河心飞去。徐春梅站在河水中，看着刘秋影发愣的样子，一面笑，一面说：

“你划吧，我要在这儿洗洗头。”

春梅说完，将连衣裙背后的拉链拉开，从头上脱下衣服，回手扔在岸上。她把头丝松散开，浸在河水里，洗着。洗了一会儿，又仰起头来望着船上的秋影。

刘秋影将船划回来。徐春梅露出洁净白皙的臂膀，象盛开在河中的莲花。他划着船，觉得她美丽得出奇。他看呆了，心动了。他猛劲儿地一划桨，小船象箭一般地飞向徐春梅，他颤抖地叫道，

“春梅！”

徐春梅看出刘秋影那冲动的样子，脸色绯红。她急忙转过身，上了岸，穿上连衣裙走到一片草地坐了下来，她想平静一下心绪。她摘下一朵小黄花，看着……

